

否定类“架不住”词汇化过程及其动因机制

丛雨菡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 要

副词“架不住”是由述补结构“架住”的否定式逐渐演变而来的。“架不住”书面语最早出现在清代小说《水浒传》中,随着清代白话小说的蓬勃发展,“架不住”的用例不断增多。由于当时的语义结构关系还不够稳定,在后续的运用中还出现“担架不住”“招架不住”等形式来表达客观上因力量、程度、数量等外部因素,无法抵御或支撑某种情况,导致预期之外的结果。此外,类似的可能式述补结构“V不住”如“保不齐”等都有类似的用法和语义特征。通过对“V不住”结构“架不住”的探讨和总结不仅为可能式述补结构“V不住”词汇化理论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撑,也为理解现代其形成路径及口语词汇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

“架不住”, 词汇化, 词汇演变过程, 动因

The Lexicalization Process and Motiv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Negative Structure “Jia Bu Zhu”

Yuhan C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27,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The adverb “jia bu zhu”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complement structure “jia zhu” (to withstand). The written form of “jia bu zhu” first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novel *Shuihu Zhuan* (Water Margin). With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instances of “jiabuzhu”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s the semantic-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t that time

were not yet fully stabilized, alternative forms such as “dan jia bu zhu” (cannot bear) and “zhao jia bu zhu” (cannot fend off) also emerged in subsequent usage to express the inability to resist or sustain a certain situation due to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force, degree, or quantity, resulting in unexpected outcomes. Furthermore, similar potential complement structures like “V bu zhu”, for instance, “bao bu qi” (cannot guarantee), exhibit analogous usages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e explor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V-bu zhu” structure, particularly “jia bu zhu”, not only provides concrete case support for the lexicalization theory of such potential complement structures but also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its evolutionary pathway and the regular patterns of colloquial vocabulary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ese.

Keywords

“Jia Bu Zhu”, Lexicalization, Lexical Evolution Process, Motivational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架不住”作为常用口语语言探讨其语义演变及其发展动因机制是探究汉语语言发展演变历程的实证案例。从另一方面来看,探究“架不住”的语言演变发展可窥探汉语中相关语言结构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

现有研究对“架不住”词汇化过程的考察已取得初步成果。从词汇化研究来看,刘洋洋(2017)在其硕士论文中,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收录的16个“V得/不住”三音节词为研究对象,并专门考察“V不住”“V得住”的词汇化过程[1]。奇唯美(2013)借助型“V住”来比较看,“V不住”形式的词汇化结果[2]。从对外汉语应用教学来看,姜秀婷(2017)从语法角度入手,研究“V不住”的句法功能,结合具体教学策略,帮助留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该构式[3]。此外,从语法角度,王新(2020)以“V不住了”为研究对象分析句法特点,“V不住了”在虚拟事件中的情状特征包括三个方面,在真实事件中仅含有在虚拟事件中的后两种情状特征[4]。从情状特征的角度,探究“V不住了”语法特点,研究角度较为新颖。由上述文献资料可知,“架不住”的讨论散见于对“V得/不住”整体或“V不住”构式的研究之中,篇幅有限,难以深入。姜秀婷(2017)虽将“架不住”单列讨论,但仅举两例,未能展开其历时演变细节[3]。胡家辉(2025)虽提及“架不住”的熟语性质,但其重心在二语教学[5]。目前尚未见以“架不住”为独立研究对象、系统描写其词汇化过程并深入分析其动因机制的专题论文。此外,刘洋洋(2017)虽梳理了“V不住”从明代至今的演变脉络[1],但受限于整体篇幅,对“V不住”在各历史时期的具体句法分布、语义演变的中间环节、与“V得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未能充分展开。除此之外,词汇化动因机制分析有待具体化。奇唯美(2013)和刘洋洋(2017)均指出隐喻是“V不住”词汇化的重要机制[1][2],但对“架不住”具体经历了怎样的隐喻映射过程缺乏细致分析。

2. “架不住”词汇化过程

“架不住”的核心语义围绕着“无法承受、抵不住某种情况导致主观预期以外的结果”。它是由三个语素构成的一个复合词,在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中均无法将它彻底切分。所以,无论是“架|不住”“架不|住”都是不合理的。

1. “架住”

“架”最初的本义是“架子”，与“支撑”等语义相关，可做名词或动词。例如：

- (1) 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一车七十二人；车四马骈架，六尺车轮；车上立旗鼓，兵法谓之震骇。(《六韬》)
- (2) 《纪年》曰：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鼃鼃以为梁。(《竹书纪年》)
- (3) 故舜放弟，周公杀兄，犹之为仁也；文公树米，曾子架羊，犹之为知也。(《淮南子》)

作为动词时，“架”的核心语义是“架设”“构建”或“支撑”，强调一种动态的动作过程。

“住”的词义演变，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其本义为表示空间的静止状态，即“止息、停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明言：“住，止也。”随着社会渐趋安定、城市聚落发展以及农耕定居生活的深化，“住”的词义发生了关键性引申。从表示瞬时的、临时的停顿，扩展为指长期性、稳定性的居留与栖息。白居易《琵琶行》自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中的“住”已非片刻停留，而是明确指向在特定地点安家落户、长期生活的状态，标志着该词新义的成熟。唐宋时期是“住”语法功能嬗变的重要阶段。在口语和俗文学推动下，“住”开始经历语法化进程，逐渐虚化为一个动态助词。一是表示动作的完成或结果(相当于“完”、“好”、“掉”)，二是表示状态的持续或牢固(相当于“着”、“牢”)。伴随着语法化，“住”的构词能力也显著增强。它作为名词，参与构成大量表示居住空间、状态或相关概念的复合名词，完成实质性的变化。现代汉语中诸如“住宅”、“住所”、“住处”、“住户”乃至“住持”(本义为“主持居住之所”，后指寺院主持)等常用词汇；它也可作为动词，后借宾语，意为在“xx 停留、停止”；也可作为补语，表达“保持或维持某种状态”之义。

“架住”一词的语义演变，深刻体现了“架”的核心动词义(支撑、架设)与“住”的语法功能(表示动作完成或状态持续)的紧密结合。“架住”的本义指用外力(如支架或工具)托举、支撑物体，使其悬空稳固。明代《天工开物》记载造船时“必先架住船身”，即指用支架固定船体以便施工。

随着社会发展，“架住”的词义从支撑物体延伸至对人的强力控制。元明时期，“架”引申出钳制肢体之意，“住”则强化了控制状态的稳固持续。《水浒传》中邓飞、杨林“架住祝彪”，生动描绘了两人合力制住其肢体使其无法动弹的场景。

在明清时期，词义进一步抽象化，对象由具体的肢体转向抽象的行为，核心含义演变为通过介入(通常是肢体动作)阻止、制止某种(尤其是冲突性或攻击性的)行为发生或持续。《红楼梦》中王夫人命丫鬟“架住”盛怒的贾政，正是阻拦其继续责打宝玉的动作。

最终，在近现代，“架住”通过隐喻逐渐完成了抽象化，常用来描述个体或组织在压力、负担或困境中勉力支撑、被动维持局面的状态，例如“资金紧张全靠老客户预付款架住”，或“旧关系勉强架住未破裂”。在此过程中，“住”始终稳固地承载着表示结果达成或状态持续的语法功能。

2. “架不住”

“不”作为否定副词很早就开始使用了，最早可追溯到甲骨文中。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不”的使用频率逐渐趋高。例如：

- (1)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汉书》)
- (2)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史记》)
- (3) 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春秋繁露》)

以上例子均使用“不”来表达否定。纵观汉语史，“不”作为最常用的否定词之一，使用历史极为悠久，用法也呈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不”在古代汉语中承担否定的两重功能：既可否定未发生的动作、状态(未然否定)，也可否定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动作、状态(已然否定)。

“架不住”由“架住”的否定形式演变而来。例如：

- (1) 裕成公的老板佟五爷心里有点发毛，便对蓝眼说：“我信您的眼力，可我架不住外头的闲话，扰得咱铺子整天乱哄哄的。”（《俗世奇人》）
- (2) 鸿才笑道：“得，得，可别又跟我打一架！我架不住你们姐儿俩这样搓弄！”（《半生缘》）
- (3) 马青抢着说，架不住我们一天到晚总缠着他。都知道您不爱见人他叫什么名字？（《你不是个俗人》）
- (4) 架不住我一定要骑，她也没有法子。（《冰心全集 第四卷》）
- (5) 架不住有人浪费，自己乱出主意呀！（《方珍珠》）

当“架不住”为副词时，呈现为施事主语与所陈述语句构成对抗性语义场(例3、例4和例5)。这种结构隐含施动者责任，与主句受事主语形成“主动施压-被动承受”的句法结构。“架不住”通过压力持续量化、重构施受关系等方面，在语法层面具象化“不可抗力”的存在逻辑，使抵挡失败的结局获得结构必然性。

在上述诸例中，“架不住”既可以做副词修饰一件事，也可以做动词后接陈述的宾语，其整个结构都意为主体因为外界压力、持续作用或反复劝说而无法抵抗或坚持，强调被动性、弱势性和结果必然性。正是因为外部的压力造成了当事人产生了无法抵抗的结果，换言之当事人不能按照原定好的计划执行是外部因素造成，导致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相违背的结果。

3. 非主观可控类“V不住”否定结构考察

与“架不住”结构类似的词还有“备不住”“保不住”。其演变发展情况与“架不住”也类似，都是由最初动补短语“备住”“保住”发展而来。“V不住”结构的共享核心语义即“动作/状态持续性的，不受个人主观意愿地失控”，其词汇化机制呈现规律性。

“备不住”在日常口语中最常见的用法，是一个典型的方言词汇，主要通行于东北方言区，在天津、河北、山西等地也有使用。它与北京的“保不齐”意思相同。“备”意为准备、防备，“不住”意为无法，“备不住”就是“准备了也拦不住”，形容某种情况或事件无法被阻止、控制或预防，即使做了准备也难以应对，强调事情发生非主观可控。例如：

- (1) 我想法打一桶浆子分给大家，不要钱。说真的，就是白给浆子，还备不住要挨骂呢。（《四世同堂》）
- (2) 平时一天三顿地给他讲道理他还备不住要出点事，这回可好，大撒把没人管了，那他还不上房揭瓦？（《王朔文集》）
- (3) 听，听，不嚼草了，备不住草又吃完了，快去添。（《备不住》）

例(1)说话者处于“施惠”的主动方，按常理不应招致负面反馈。但“备不住”在此处表明即便施惠者做好了“给东西”的准备，也拦不住“挨骂”这一客观风险的发生。这里的“备不住”带无奈揣测的语气，并非指“一定会挨骂”，而是强调在复杂的人际或社会环境下，糟糕的结果具有不可预测的必然趋势，即使做了“白给”这种万全准备，依然无法控制对方的反应。例(2)运用了让步假设的逻辑，“备不住”明确指出，即使在这种高压管教下，意外发生依然是大概率事件。通过“备不住”构建了一个“最严防死守也无效”的语境，从而为后文“大撒把”的极端后果做极度夸张的铺垫。例(3)“备不住”虽仍含“可能”之意，但侧重点转移到了基于证据的即时推测。前半句“不嚼草了”是听觉获取的客观事实，后半句“备不住”是说话人根据经验做出的因果推断。说话人并非在说“草吃完”无法阻止，而是在说“草吃完”这件事极有可能已经客观发生。这种用法在方言中极为常见，相当于“八成是”、“多半是”，强调推测的准确率极高，直接驱动了“快去添”这一补救性行动。

“保不住”的本义，可以拆解为“保”+“不住”，“保”意为维持、维护，“不住”为无法固定、

无法持续。例如：

- (1) 若失此城，则妻子保不住。(《三国演义》)
- (2) 他们两人凑近了小声说着什么，刚说了几句老健就大声嚷道：“这到最后是保不住的密”。(《你在高原》)
- (3) 钱在你手上是保不住的，不还我，你也是一半天就胡花掉了。(《北雁南飞》)

“保”常指护佑生命或安全。“保不住”最直接的体现是性命难保或安全失守。例(2)人试图把话保护在嘴里，保守秘密，但因疏忽或外力逼迫，口风无法紧闭。例(3)中“保不住”为原本在自己名下的东西，最终归属权发生转移或归零。“保不住”的引申义侧重情态义的改变，从原本的理性表达转变为有担心、对事情无法完全掌控以及表达主体猜测的情感意义。例如：

- (1) 因想这事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了旁人。(《红楼梦》)
- (2) 你既然保不住他不会变心，设若将来他真变了心，他是有势力的，你是没有势力的，那怎么办？(《北雁南飞》)
- (3) 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红楼梦》)

在这三句话中，“保不住”都充当了情态副词的作用，让听话者感知到说话者内心的不安、猜测或留有余地的态度。“保不住”的核心语义具有从理性到情感的实质性转变的特点。

从情态划分来看，这些词都具有主观不想发生，但客观发生概率较高之义。“保”的本义为在主动守护，与“不住”结合后，其“维持现状”的意愿被“不住”化解，形成“主观努力难敌客观趋势”的框架。“架不住”的情态意义与之类似，但其更强调结果是由外部因素影响造成的，不具有推测义。“挂不住”强调一种被动性——不由当事人主动发生，往往是被动发生的。它的演进过程是由空间悬挂义隐喻为社会性悬挂义，“挂”的对象从实体物转为尊严面具。如“小林老婆马上高兴地答：‘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那幼儿园我们努力半天，都没有进去，正准备去居委会的呢！’这时小林脸上却有些挂不住。”(《一地鸡毛》)该词强调羞愧义，与“保不住”“架不住”都有所不同。

研究语料发现，在“V 不住”构式表示主观不可控时，常作状语，其后一般都不加表示结构助词“地”，而是直接修饰、描写其后的谓词性成分。

- (1) 省得多了，可是五六块到底是五六块，况且架不住常吃。(《离婚》)
- (2) 今儿等于过节，外面肯定热闹，灯也会开了，马路上又有花儿，备不住花丛里还有走马灯电动狗熊什么的。(《王朔文集》)
- (3) 要是照这样办下去，那可保不住不出乱子。(《北雁南飞》)

例(1)“架不住”主观不可控并非指向不能控制自己，而是对客观规律的无奈承认。因为“常吃”这个频率动作是持续的、客观的，说话人无法通过意志改变“次数多必然导致总价高”的数学规律。例(2)“备不住”是北京口语中“说不定/也许”的意思，语义指向整个句子，主要表现为认知上的不确定性。说话人无法控制“花丛里究竟有什么”这一客观事实，只能基于“过节”的氛围进行主观联想。它既不修饰动词“有”，也不描写动作方式，只是给整个命题添加了推测的情态色彩。例(3)带有强烈的忧惧情态，说话人预见到“照这样办”的方式具有危险性，但自己无力干预或改变走向，因此“不出乱子”的理想结果超出了说话人的能力控制范围。

4. “V 不住”词汇化的动因

从词汇化进程来看，“V 不住”词汇化形成原因与词汇的长期使用密不可分。当“架不住”频繁用于表达无法承受时，其组成部分的独立意义被弱化，作为一个心理上的整体被存储和提取，结构从而凝固。

在词汇凝固过程中,实词的原有意义逐渐弱化,脱离其固有词汇意义,进而衍生出新的词汇意义。戚国辉、杨成虎(2010)认为从短语形式演变为稳固词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词意义的逐步淡化[6]。词义的演变或多或少跟随语义的演变,“V不住”的词汇化过程与动词“V”的演变有很大的关系。“V”的词义逐渐虚化,词汇逐渐稳固。这导致“V”的自由性变差,单独使用时其意义脱离固定词汇意义,这一进步提高了“V”与其他词的结合度,从而加固词汇化进程。

(1) 所有做官的都胆战心惊,只怕头上这顶乌纱帽要保不住。(《鹿鼎记》)

(2) 好多善男信女,架不住这现场实物的强烈刺激,用手绢抹着眼泪,慷慨地在窑洞里丢下钱、粮票和衣物。(《丁字路口》)

(3) 虎爷虽然是双手扶着他,架不住他的上半身猛的往下一倒,他摔了下来。天赐叫了一声,灯落在地上。(《牛天赐传》)

(4) 所以毛三叔虽起了很大的势子,要跑来杀人,然而他看到了本局子里的师爷,身体就软了一半,倒也并不是说,怕得罪了师爷,饭碗就保不住。(《北雁南飞》)

例一例三“保”“架”有实在意义,而例二例四意义都比较虚。上述例子可知,动词意义虚化是词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动词虚化后,被虚化的动词无法单独表达其意义,需要配合其他组成成分理解其意义。“架不住”由一开始物理意义上的“架起来”,演变为无法承受外部压力形成的新意义;“保不住”从原本的“保护不住”转变为带有推测的副词义。刘坚、曹广顺和吴福祥(1995)指出,句法位置的改变是词汇化过程中一个基本条件[7]。作为实词意义的“架”“保”可以根据语境与其他宾语进行自由组合。动词虚化后,这些动词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它们与组成词的其他成分联系比较紧密,很难将他们单独分开并保持原义不变。比如当“架不住”为动词,支配后面的宾语,代表宾语的状态、动作。当它作为虚词时,它往往用来修饰某句话、某个动作,它的句法位置不同。比如上述例三,“架不住”后面不再跟宾语。

从人类认知角度来看,人类认知倾向简化信息处理,高频共现的线性组合会被固定为单一记忆单元,减少拆解分析的认知成本。日常对话反复使用“架不住”表达被动承受义,使用者无需分别调取“架”“不住”词义,直接整体提取,组块效应不断强化内部粘合度。奇唯美(2013)认为的“‘V不住’形式,基本模式是通过隐喻而变成一个词,所以在意义上有一定联系。但另外有些词的意义已经泛化了”[2]。隐喻认知推动语义整合,以“支撑不住”这一具体动作转喻各类无法抗拒的境遇,抽象概念依托具象动作表达,让短语具备统一概括词义,为词汇定型提供认知支撑。

最后,外部社会语用动因加速其词汇固化的过程。作为高频口语使用,该结构广泛通行于北方方言日常交际,劝说、感慨、诉苦等场景反复复用,使用频次提升是短语凝固为词的必要条件。其次,“架不住”等非主观可控“V不住”结构固化是方言与通用语接触的结果。北方方言口语词进入全民通用口语,传播过程中形式趋于稳定,淘汰临时变体。最后,人类社会交际表达需求,口语缺少简洁表达,交际刚需推动其脱离短语系统,进入词汇系统。

“架不住”词汇化是多层动因协同作用的结果。短语经由语义泛化、结构固化、认知打包、语用固化四步完成词汇化,成为兼具实义与情态功能的独立口语词,完整反映汉语动结式三音节词汇化的普遍规律。

5. 结语

从“架不住”的支架意义消失,到“保不住”的概率义丧失,再到“备不住”的提前义的消失,各词以动词本义为基点,沿隐喻路径分化发展。它们的共性在于“不住”对动词意愿的否定。“架”的主动承

接、“保”的积极守护、“备”的提前准备，均被重构为“主观意志难敌客观压力”的语法化表达。

“架不住”及其所属的“V 不住”结构群的词汇化历程，深刻揭示了汉语语法化进程中形式与意义互动的复杂性。这一演变不仅是个别词语的语义嬗变，更是汉语补语系统内在机制的外显——它以动词本义为起点，在句法重构和认知隐喻的多重作用下，逐步凝练为承载特定功能的语法单位。借助本研究厘清的词义演变规律、句法使用规则与语用场景，可为对外汉语口语教材编写、重难点教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学习者精准掌握词汇的适用语境与语义内涵，提升口语习得效率。其次，在人工智能分词、语义识别、口语对话系统研发中，固化口语结构常因非典型词汇形态出现识别偏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机器语言的发展提供语言学依据，提升人工智能对汉语口语非正式表达的识别精度。

本文以“架不住”为研究对象探讨词汇化过程以及非主观可控类“V 不住”动因机制，但由于作者理论知识和水平有限以及语料的限制，在很许多方面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分析词汇化过程、词汇化动因机制不够深入。在后续的研究中，可结合南北方言使用差异，探究方言接触、口语演变对词汇固化的影响。其次，可依托历时语料库开展溯源研究，梳理“架不住”从古汉语短语到现代口语词汇的历时演变轨迹，精准界定其词汇化的关键节点与演变阶段，弥补共时研究的局限性。最后，可结合认知实验、语料量化统计等实证方法，对词汇化过程中的使用频次、句法约束、语义虚化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打破传统定性研究的局限，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度。

参考文献

- [1] 刘洋洋.《现代汉语词典》“V 得/不住”词汇化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保定:河北大学,2017.
- [2] 奇唯美.汉语三音节词的词汇化发展趋势——怎么看“V 不住”形式[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07-110.
- [3] 姜秀婷.“V 不住”构式研究及其教学策略[D]:[硕士学位论文].长春:吉林大学,2017.
- [4] 王新.现代汉语“V 不住了”的句法语义研究[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6):52-61.
- [5] 胡家辉.留学生“V 不住”构式习得偏误分析及教学策略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青岛:青岛大学,2025.
- [6] 戚国辉,杨成虎.“最好”的词义演变与主观化[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3(2):51-55.
- [7]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995(3):161-169.